



## 大会

正式记录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第一四四六 次会议逐字记录  
1995年7月13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执行主席: 班古拉先生 ..... (塞拉利昂)

上午10时40分开会

## 工作安排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谨通知各位成员,墨西哥代表团表示愿参加特别委员会的会议。根据惯例,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邀请墨西哥代表团在委员会议席就座。

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墨西哥代表团在委员会议席就座。

## 东帝汶问题(A/AC.109/2026)(续)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代表发言。

费雷拉先生(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英语发言): 我代表下列五个讲葡萄牙语的非洲国家在本特别委员会发言: 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及我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我谨代表这些国家就东帝汶问题目前的状况谈几点看法。

最近,东帝汶内部的全面性对话突显了目前的势头,这是一次具有高度政治重要性的对话,力争创造在联合国指导下进行的正式自决进程所一直缺乏的条件。首先,我们表示深切的赞赏,因为代表东帝汶各政治背景的领导人的首次会面,以便组织起来,并且采取了一种共同的立场。

我们全力支持《布格施莱宁宣言》,因为它阐述了那些在外国占领下进行斗争的人的政治地位。《宣言》第五段

“肯定在秘书长主持下葡萄牙政府和印尼政府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的重要性,谈判旨在根据大会第37/30号决议的规定的文字和精神寻求对于东帝汶问题的一项公正、全面和国际上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这一段十分可贵,因为它将有关的所有各方同在秘书长主持下葡萄牙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联系在一起,以便根据大会第37/30号决议的规定、文字和精神实现东帝汶问题的公正、全面和国际上接受的解决办法。

我们要提请特别委员会注意必须使东帝汶代表直接介入有关东帝汶问题的任何可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期望今后在谈判框架内看到这点。

自委员会1994年7月上次会议举行以来,已经发生了许多事件。这些包括在雅加达发生的事件,在那里有41名东帝汶人企图进入美国大使馆院内时遭到扣押,而同时还有另外29人在该外交使团的院内;29名年青的帝汶人到达里斯本;以及最严重的事件是在1995年1月12日在利基萨地区发生的,当时有6名东帝汶平民被杀害。

事实上,人权状况一直是我们所关切的问题。许多报告,诸如来自全国人权委员会和大赦国际的报告说,许多被怀疑是争取东帝汶独立的支持者受到短期扣押、虐待、骚扰和受到士兵的枪击。我们要提醒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于东帝汶平民犯下侵略行径的任何个人必须被绳之以法。被监禁的东帝汶囚犯必须有权得到公平待遇,并且必须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得到释放。还有,东帝汶人民的文化特征必须得到保留;所有企图改变这种特征的作法都是非法的。

东帝汶领土是非自治领土,作为管理国的葡萄牙必须鼓励所有国家不要勘探和开发东帝汶领土上的自然资源。

最后,我们五个非洲葡语国家集团将继续支持东帝汶国内无所不包的对话以及在秘书长主持下葡萄牙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并且涉及东帝汶真正代表的谈判。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葡萄牙代表发言。

夸尔廷·桑托斯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特别委员会执行主席的新作用,这个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声望的机构,30多年来它在非殖民化领域保持了可贵工作的传统。我相信在你干练的指导下,这个委员会将继续以极其令人满意的方式行使其所有的职责。

作为非自治领土东帝汶的管理国,葡萄牙一直不断同专门委员会进行合作,尽管有明显的限制,即到目前为止在事实上不让它有效行使它所应有的职责。

当我国代表团在去年7月14日正准备就东帝汶问题在特别委员会发言时,我们刚刚得到关于该领土首都帝力所发生的严重事件的报告。这迫使我们在最后一分钟对发言稿进行了补充。如事后所证实,帝力大学的数百名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抗议两名修女遭人挑衅性骚扰的事件,事后证实这些人是警察和军事情报人员。示威游行受到严厉镇压,造成相当大数量的伤亡。这些事件之后又发生了另一件同宗教有关的事件。6月28日在利梅西欧两名士兵公开亵渎圣餐主持人,造成当地人民的抗议,后来他们被拘留了。占领当局说,士兵会受到处罚并受军法审判。

我刚才所提到的事实揭示,出现了宗教上的紧张关系这一新的因素,更加剧了已经紧张和吓人的气氛。但是,

这些事实并不是仅仅有的新的因素;同时出现的还有以种族为基础的史无前例的暴力以及东帝汶人对于在该国现状提出抗议和不满的新的形式,这些是自从特别委员会上次开会讨论这个问题以来东帝汶事件发展的特点。我下面还要谈到这些因素。

1994年7月还发生了另一件有关的事实:应印度尼西亚政府的邀请,人权委员会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特别报告员巴克里·瓦利·恩迪亚伊先生访问了东帝汶。在人权委员会第51届会议上,恩迪亚伊先生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详细的长篇报告。作为一个简短的初步评论,我要说它是一份不仅对印度尼西亚当局同1991年11月12日在圣克鲁斯基的有的行为而且也是对东帝汶整个人权形势的一份严肃和材料翔实的起诉书。

恩迪亚伊先生指出,1992年以来,人权委员会所通过的大多数规定仍然有待实施,他敦促印度尼西亚当局除其他外,对圣克鲁斯屠杀进行适当的调查——“在圣克鲁斯发生的是屠杀而不是‘事件’”(E/CN.4.1995.61/Add.1,第81段),恩迪亚伊先生写道——指认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确认失踪者的命运和下落、对于受害者或其亲属给予赔偿,并且防止进一步杀戮的发生。

特别报告员提到

“在东帝汶目前存在的恐惧和猜疑的气氛”(同上,第83段)

他认为在正义得到申张之前任何建立信心的措施都不会是有效的,并且不会找到东帝汶所面临的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他认为,使圣克鲁斯暴行得以发生的那些条件仍然存在。恩迪亚伊先生还写道

“建立信任措施前提条件是大量削减在东帝汶的军事存在”。(同上,第83段)。

此外,他的报告最后说,在帝力基地的枪杀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1994年下半年的人权局势仍然令人深切不安,而在今年前几个月期间人权局势的严重恶化不断得到报

道。我早先提到的6月至7月事件造成了欧洲联盟成员国于1994年7月18日发表了一项宣言,对于这些事件表示了关切。在此之后1994年11月和1995年1月在帝力的街上以及在1995年1月1日在包考又发生了暴力事件,据报道,5人被杀害,若干人受伤和许多人被捕。11月几次在帝力以及1月在包考同种族有关的纠纷似乎是暴力的导火线,迄今为止,东帝汶的示威游行和抗议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没有暴力。在占领当局鼓动下,印度尼西亚人大规模移民东帝汶现在已经造成该领土已不能令人容忍的人权局势中一个极为令人不安的因素,因为它使东帝汶人受到排斥并且加剧影响他们的失业问题。

1994年11月12日,29名帝汶学生进入美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并且展示了旗帜呼吁美国总统寻求释放东帝汶抵抗运动领导人哈纳纳·古斯毛,要求他能参加和平会谈,并且支持关于东帝汶政治前途进行公民投票。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的合作下,准许他们在1994年11月24日动身去葡萄牙。

可以说自从1991年11月12日圣克鲁兹公墓大屠杀以来,东帝汶问题从来没有引起全世界公众舆论如此注意。

但是更糟的情况还在后面。1995年1月12日,6个东帝汶平民——何塞·努涅斯、奥古斯·平托·努涅斯、阿贝尔·努涅斯、阿梅里科·阿劳若和奥索里奥·苏瓦雷斯——被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在利基萨地区杀害。占领当局先是说他们是游击队战士,是在同印尼军方交战中被打死。然而,印尼全国人权委员会在现场调查后断定,这6人实际上是当地平民,他们在遭受酷刑后被士兵枪杀。在军方进行了另一次调查后,一名军官和一名列兵因参与这一残暴行为而受军事法庭审判,分别被判处4年半和4年监禁,并由军队退役。虽然我们认为这一调查和要武装部队成员对其行为负责是积极的,但我们不能不比较一下对拷打和杀害平民所作的判决同被控进行非暴力抗议和示威行动的东帝汶人的判决之间的悬殊。

1994年5月在东爪哇被逮捕的一位神学学生何塞·安东尼奥·内维斯的情况就是这样。他在2月被判4年监禁,对他的指控是向海外非政府组织发送有关在东帝汶蹂躏人权情况的传真,谋求国际支持东帝汶独立。情况相同的有以下各人:伊沙克·苏瓦雷斯、米格尔·德多伊斯、庞

塔莱奥·阿马拉尔、罗莎琳诺·多斯·桑托斯和佩德罗·法提玛·蒂尔曼。他们因1994年4月14日在地厘的一批外国新闻记者面前举行要求独立的和平示威而被判20个月监禁。

似乎印度尼西亚当局在为他们对去年11月聚集在雅加达和地厘采访亚洲太平洋经济和合作理事会首脑会议的国际新闻记者不得不采取的克制态度进行报复,自从那时以后,东帝汶就被一股镇压和恐吓行动的新浪潮所席卷,导致人权状况严重恶化。

被称为“忍者”的蒙面帮派分子出没在地厘和农村地区,从街道上袭击那些被认为是反对印尼统治的人。国际大赦组织报道说,当局对该领土上的动荡局势所作的反应是任意拘禁、殴打和酷刑,事例之一是对1月9日地厘大学中示威的处理,使何塞·安东尼奥·贝洛被判17个月监禁。在宣读判决后,他呼吁印尼当局停止对被监禁的东帝汶人施加酷刑,据说这具体指的是对在贝克拉军事监狱中的一批囚犯施加的酷刑。参加上述示威的其他人也被判监禁:莱莫斯·巴雷托和伊纳西奥·热苏斯·桑托斯——20个月;何塞·平托·佩德罗·科斯塔和亚历克斯·科斯塔——26个月;卡洛斯·巴雷托和何塞·阿马拉尔——30个月。

此外,根据国际大赦组织:

1994年“几百个被怀疑支持东帝汶独立的人受到短期监禁、虐待和骚扰”。

印度尼西亚政府不但没有按照它多年来的保证减少在东帝汶的驻军,实际上根据所有可以得到的证词,反而在11月在雅加达和地厘举行了示威之后的几个月中大大增加了军队的人数。至于他们之中某些主要负责的军官的想法,我想引用他们之中两个人的话。第一个是基基·谢纳克里上校,他当时是东帝汶的司令官,他在1994年12月1日说:

“我们不会容忍东帝汶有更多的骚动和示威,尤其是在首都地厘。如果事态重演……我将毫不犹豫地把他们碎尸万段”。

第二个是在东帝汶驻军地区的司令员阿丹·鲁西亚特纳少将。他在1995年3月向《基迪兰论坛》杂志谈话时谈到东帝汶的反对派:

“很多人来要求我们干脆把他们干掉。我们正在等待命令。如果我们要的是这个的话，那很容易。”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1992年和1994年通过了关于东帝汶人权局势的主席声明以及在1993年通过了第1993/97号决议后，1995年3月1日协商一致通过了以下关于东帝汶人权状况的新的主席声明。这一次委员会对该领土上侵犯人权的连续不断的报道表示其深刻关切并再次敦促印度尼西亚政府履行其关于改善东帝汶人权的承诺，即全面调查11月12日圣克鲁兹屠杀，尤其是那些仍然失踪的人和有关此事的情况；早日释放被定罪的东帝汶人；让人权和人道主义组织以及国际媒体进行接触。将邀请人权高级专员在1995年访问东帝汶并向人权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提出他的报告。委员会的有关专题特别报告员和/或工作小组也会收到邀请，在必要时将考虑他们在完成其职责中的要求。

但我国代表团以前曾指出，不但关于1991年11月12日屠杀的调查没有取得巨大进展，而且那些因非暴力活动已被定罪的东帝汶人尚未获释，最近又有更多人因进行和平政治活动而被判刑。

在允许进入东帝汶方面虽然以前曾取得一些进展，但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人权委员会在这方面发出的呼吁尚未得到积极反应，国际媒体，除很个别的几个外，自从今年初起便不许其进入该领土。这在纠正上述局势的努力方面是个严重挫折，并是一个迹象表明印度尼西亚缺乏履行其自身承诺的严肃意愿。

还是在人权领域，我在结束发言时要引用澳大利亚外交部长1995年5月16日的公开讲话：

“毫无疑问，在东帝汶进行压迫的军事存在远远地超过了当地安全的需要。”

这些评论是应一名澳大利亚护士西蒙·德福先生关于在东帝汶的活动所说的话引起的。他曾于今年初在东帝汶担任自愿保健工作者，他说他医治过被印尼士兵施以酷刑、强奸和殴打的人。印尼当局虽然否认这些指控，但答应将对此事进行调查。因此，将其结果公布是重要的。

一个空前的事态是，今年初看来是作为游客访问澳大利亚的约1000名东帝汶人向澳大利亚当局申请政治避难。不久前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18个人乘坐一艘弱不经风的捕鱼小木船逃离地厘，并抱着同样目的驶向澳大利亚北部海岸。他们是逃离东帝汶的第一批“船民”，这清楚表明该领土中的普遍状况没有重大改善。

1995年1月9日，在秘书长主持下举行了关于东帝汶问题的第五轮谈判。由于葡萄牙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关于该领土地位的立场分歧仍然很大，在这方面的努力集中于确定和执行若干旨在促进对话气氛、改善该领土局势和设法通过逐步作法在凡有可能之时弥合现有分歧的措施。

最近取得具体进展的一个领域是东帝汶与这一进程的联系。首先，根据1994年5月6日上次会议上所通过的，葡萄牙外交部长于10月4日在卢森堡会见了合并支持者的代表团。两天后在纽约，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会见了自决支持者。

在1月会议上，进一步决定秘书长将推动和为召开包容各方的东帝汶对话作出必要安排，以作为对他本人努力的重要贡献。这一对话的意图是非正式地处理若干可能导致改善该领土局势的实际想法和可能的行动，并缓解这一整个问题的紧张关系。主要设想是将其作为向秘书长提供一种咨询论坛。

葡萄牙曾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事态发展，因为它的一贯政策是依照《宪章》第73条和联合国在非殖化领域的各项有关决议，让东帝汶的人这个主要有关方面参加谋求解决该问题的的工作。极为重要的是，要在联合国协助下，为各东帝汶运动主要代表举行自由、可信和公开辩论和充分表达各种意见创造条件。

第一次由各方参加的东帝汶各派间会议已于1995年6月2日至5日在奥地利的布格施莱宁举行。在联合国秘书处同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并同东帝汶内外各东帝汶政党和人士进行全面协商后，30名东帝汶人能够在人数非常有限的极为有效和谨慎的联合国官员协助下单独会晤。

正如各位成员都知道的那样，会议是在非常积极和建设性气氛下进行的，这使得《布格施莱宁宣言》得以同两

个附件一起发表，一个附件提及所有讨论的问题——根据《宣言》，应在今后的会议上就这些问题继续辩论。另一个附件转载了蒙西尼奥·希梅内斯·贝洛代表东帝汶天主教会发表的声明。

作为对布格施莱宁集会的一般性评论，我要表明，它实现了开会的宗旨。会议表明，尽管有政治分歧，但就全面解决这个问题的需要和东帝汶人关心的各种领域，包括纠正人权情况和促进和平、保持东帝汶特征和必须在相互理解、宽容与和睦的气氛下让东帝汶人进一步参与管理其自己的国家等方面可能找出共同基础。还应指出，他们已向秘书长提议在同样框架内举行进一步东帝汶各派间会议。

在几天前即7月8日举行的第6轮的会谈中，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曾对布格施莱宁会议表示欢迎并把它描述为

“帮助创造有助于解决东帝汶问题气氛的积极努力”。

两国部长还对关于必须再召开一次或几次会议，以及及时的方式继续进行对话的观点表示欢迎。

在第6轮结束时发表的新闻公报所宣布的已开始讨论的实质性问题中，其中一个问题即“保持和促进东帝汶人民文化特征”同《布格施莱宁宣言》所处理的项目之一是一致的，因此，这表明这项主动行动在对话进程范畴内十分有益。

葡萄牙和印度尼西亚尽管对东帝汶政治地位持不同观点，但除其他事项外已开始讨论秘书长确定的有关解决这个问题最终框架的实质性问题。葡萄牙政府愿重申，它完全致力于同秘书长在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合作，并愿探索实现这个目标所有可能的途经，但条件是东帝汶人的合法权利根据《宪章》和国际法而得到充分尊重。

正如各位成员都知道的那样，国际法院今年6月30日已对东帝汶案(葡萄牙对澳大利亚)作出裁决。各位成员肯定也知道，法院的结论是，法院不能对此案行使其管辖权，因为印度尼西亚不接受法院的强制管辖权而没有参加诉讼程序。由于法院认定，裁定此案是非必将意味着对印

度尼西亚就东帝汶问题的行为合法性作出裁决，因此印度尼西亚的缺席导致法院拒绝行使其管辖权。

因此，应该指出，法院是在纯粹程序基础上作出这项决定的，其理由我刚才已经阐明。对葡萄牙的要求没有作任何裁决，因此，对澳大利亚在同印度尼西亚谈判、缔结和执行所谓《帝汶隘口协定》方面所采取行动的合法性没有作任何结论。

但是，还应忆及，法院确实已承认，葡萄牙关于各国人民自决权利并产生于《宪章》和联合国惯例而具有普遍使用性的主张是“不可指责的”。法院还在其裁决第31段承认，

“大会自己有权为适用《宪章》第11章目的确定必须被称为非自治的领土，它已把东帝汶作为这样一个领土对待。大会主管附属机构迄今仍然把东帝汶视为这样的领土。另外，安全理事会在其第384(1975)和389(1976)决议中已明确要求‘按照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尊重东帝汶的领土完整及其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

法院因印度尼西亚缺席而不愿就它对东帝汶的行为作出裁决，但法院仍在第14段提及

“印度尼西亚武装力量对该领土的干涉”

而且还在裁决书第13段中表明

“1975年12月7日，印度尼西亚武装力量在东帝汶进行了干涉”。

这种表述意味着把这种行为描述为违反国际法。

作为对这项裁决的反应，葡萄牙政府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并遵守其对此案的裁决。但是，这项要求没有收到积极回应。

该程序问题使法院无法就实质问题作出裁决，法院对这个程序问题的决定并不影响葡萄牙依照国际法采取完成东帝汶非殖化和维护东帝汶人民权利行动的法律和政

治基础,因为法院已明确承认帝汶人民的自决权和该领土的非自治地位。

葡萄牙政府在联合国各政治机构及其主要司法机构国际法院前仍然一贯奉行旨在依照《宪章》、第1514(XV)和1541(XV)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的所有其他决议,捍卫东帝汶人民各项合法权利的政策。

今年即联合国成立50周年——这恰巧也是非法入侵东帝汶20周年——东帝汶问题日益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而且首先是恢复小殖民地人民权利,允许它自由选择其未来政治地位的问题。正如过去20年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两个问题有分不开的相互联系。如果不处理该领土动乱的深层政治根源,就不可能有任何持久和平和重大人权改善。

11月份在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首脑会议期间雅加达和帝力发生的事件处处表明了东帝汶人民对争取其权利而斗争的决心。空前的媒介报道也反映出国际上对这个问题日益关切,表明事实上已不能再把这个问题排除在国际议程之外。6月初,应葡萄牙议会的倡议,在里斯本召开的东帝汶问题议会间会议召集了200名会议员和来自各大陆30多个国家代表人士,该会议要求作为紧迫事项采取有效行动支持东帝汶人民。

葡萄牙将坚持履行其管理国责任,以便通过和平和外交手段并同联合国各机构密切合作,解决这个长期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和不正义的现象,它同今年纪念联合国存在的活动形成了令人无法接受的对比。

萨马纳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在过去两天中,我国代表团非常感兴趣地听取了各位请愿者的发言,他们阐明了对东帝汶局势的意见,并特别提及所谓印度尼西亚保安部队侵害人权情况。

我毫无疑问,我的印度尼西亚同事已注意到这些指控,并将提请其政府予以注意。

我愿就这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首先,我愿提及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974年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的

内部动乱进行军事干预后,全球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掀起了一波又波的抗议浪潮,一些非政府组织设立了办事处特别在不同国际论坛,包括联合国,推动他们的抗议事业。

在入侵过去了20年后,一些从前的抗议人士因写了关于东帝汶斗争的论文而获得成功,并作为这个问题的专家提升到大学教师圈内,更不用说一些西方记者似乎因写了关于他人的问题而发迹了。我国代表团也关心侵犯人权的事件,不仅仅是在印度尼西亚,而是在全球的每一个地方。

深入评价一下导致东帝汶目前局势的各种内外因素,就能使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东帝汶局势的复杂性。请愿者们都没有提到,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东帝汶管理国的葡萄牙曾两次仓促地听任岛民保护自己——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另一次是1975年爆发东帝汶叛乱的时候。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1975年8月帝汶叛乱达到高潮时,葡萄牙政府不负责任地放弃了该领土,导致内部秩序完全崩溃,造成流血事件,葡萄牙也就放弃了它作为管理国在东帝汶所负的责任。

任何请愿者都没有提到的另一个因素是,使印度尼西亚能将其主权延伸到东帝汶的冷战地缘政治局势。印度尼西亚这样做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完全知道并默许的,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就在东帝汶与印度尼西亚合并前,于1974年11月会晤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

这场特别危机发生在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具有战略价值的重要性的特殊地理位置上,与美国在越战中的活动有关,而澳大利亚也是越战的积极参与者,这些促使超级大国作出了显而易见的反应,在完全没有葡萄牙参与情况下加速了东帝汶与印度尼西亚的合并。

我国代表团知道,在东帝汶发生叛乱时,出现了不同的政党,每一都竭尽全力竞争以在政治上控制东帝汶局势。这时候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政治观点,一种赞成完全独立,另一种赞成和平。赞成合并者认为,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并者解决了东帝汶的政治危机,而反对合并者正在进行游击战争。

我要补充一点：在东帝汶各种政治派别内还有赞成与葡萄牙合并的其他观点。

即使没有印度尼西亚的干预，这些通过外部影响以及外部对东帝汶各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阵营给予的支持而进行的代理人战争也同样会是毁灭性的。另一种冷战背景下的独立的东帝汶的方案，提出了旨在破坏印度尼西亚国家稳定的不同的意识形态观念，这种观念当时在该地区很流行。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必须仔细地分析东帝汶局势，只能通过和平手段予以解决，而不能靠制造更多的敌意。

太平洋地区内外的某些大国，因为该区域有丰富的矿产，例如石油和其他资源，认为东帝汶的独立有利于它们的既得经济利益。在我们看来，国际社会中那些声称支持帝汶的大国采取的行动是值得怀疑的。

我要引用去年在委员会请愿的一位东帝汶发言者的话，他说，过去20年印度尼西亚对基础结构发展的投入远远超过了葡萄牙400年殖民主义时期的投入。

在说了这些意见后，巴布亚新几内亚表示支持秘书长为促进关于东帝汶问题第6轮会谈作出的努力，这轮会谈是继1995年6月2日至5日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包括一切的东帝汶内部对话后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两国外交部长1995年7月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

我国政府期待着两国外交部长举行第7轮会谈，并促进他们在实质性问题取得进展，包括最终为取得所有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制订框架。

斯里维加亚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要对你，主席先生，指导特别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感谢，我们希望本届会议的审议能取得圆满结果。

过去我国代表团已明确地阐明了它对所谓的东帝汶问题的立场。在这方面，我们坚定地认为，要寻求正正的、全面的和国际上能接受的解决东帝汶问题的办法，其适当的论坛是现在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正在进行的三方对话。为此，我们要通知委员会，就在几

天前，即1995年7月8日，秘书长举行了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两国外交部长的第6轮会谈，各方同意继续努力。讨论的重点是与为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制订最终框架有关的实质性问题和其他事项，包括保护和促进东帝汶人民的文化特征，以及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的双边关系。

本委员会继续东帝汶问题绝不会有助于为在秘书长主持下正在进行的努力创造有利气氛。应该指出，下一轮会谈定于1996年1月16日在伦敦举行。

此外，不久前于1995年6月2日至5日在奥地利斯兰尼堡举行了包罗万象的东帝汶内部对话。这是为达成东帝汶解决办法创造有利气氛的积极步骤。这次对话是根据1995年1月9日第5次三方对话达成的协议举行的，除其他外，三方对话规定，持各种观点的东帝汶人都需要实行克制，在对话前和对话期间不采取可能产生有害影响的行动。我们认为对话是成功的，因为它是使东帝汶人在和平和兄弟般的气氛中会晤的友谊论坛。

在这种背景下，印度尼西亚对葡萄牙代表先前就所谓的东帝汶问题所作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歪曲表示遗憾。我们还听到其他请愿者就该省的局势提出同样的指责。因此我国代表团不得不作以下澄清。

应回顾，非殖化进程是严格按照大会第1514(XV)、1541(XV)和2625(XXV)号决议进行的，它最终导致东帝汶通过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合并获得了独立。虽然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东帝汶人民表达的合并愿望表示欢迎，只是在根据该领土的传统习俗和文化采取适当的自决做法时，印度尼西亚才接收了代表绝大多数东帝汶人民的4个东帝汶政党代表向印度尼西亚政府送交的正式请求。合并的法令于1976年7月17日签署成为法律，结束了几个世纪的葡萄牙殖民主义、压迫和苦难以及几个月的内部动乱和流血。

正如特别委员会所知，没有两个国家的非殖化是相同的—因为这些领土有着不同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现实。事实上，许多非自治领土未诉诸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就获得了独立，几乎所有原葡属殖民地都是这样。另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并非每一个非殖化进程都必须有联合国参加。

看看葡萄牙是怎样充当管理国角色的,确实令人吃惊。历史事实是,1975年8月,葡萄牙殖民当局在听任东帝汶局势恶化到内战边缘之后,毫不负责任地,仓卒地放弃了东帝汶。它为战乱和流血火上加油,把武器弹药交给左派的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革阵),革阵随即对人民进行恐吓。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是政府权威大规模崩溃,东帝汶陷入内战。数以千计的人被杀,更多的人逃往印度尼西亚的西帝汶,给该地区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安全问题。这样的做法能说有道德吗?我国代表团觉得很难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的道德理由辩护。

看不到葡萄牙对东帝汶的历史责任,特别是鉴于该领土被放弃后存在的悲惨和贫困的状况。事实上,这是450年统治下无人照管所遗留下来的结果,以致东帝汶境内的教育、卫生设施、住房和通讯最恰当可用三个字来形容:不存在。至于葡萄牙声称自己是管理国的法律根据,也同样难以令人信服。它过去的行为表明,它不仅没有能力履行它的责任,而且它对协助该领土完成任何公正或有秩序的非殖化进程毫无兴趣。

毫无疑问,葡萄牙已经放弃了它所有的历史、道德、法律和政治权利,再也不能被视为管理国。我们倒希望19年前能够看到这种崇高的责任感。我们诚挚地希望,葡萄牙能够接受局势的现实,那就是,东帝汶已经充分根据有关联合国决议的实质与精神,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关于东帝汶的人权局势,我国代表团要通知委员会,印度尼西亚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步骤,这些步骤大大超出了1992年、1994年和1995年摆在人权委员会面前的主席协商一致声明。我们正在真诚地努力,争取解决与1991年11月12日的帝力事件相关的剩余问题,包括继续寻找失踪人员。

印度尼西亚一贯表示它准备同人权委员会合作。本着这种精神,印度尼西亚已邀请特别报告员和秘书长代表访问印度尼西亚,包括东帝汶。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无意损坏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信誉。然而,既然许多发言者已经提到他的报告,我不得不提供一些有关他的访问的背景情况。

法外、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巴克雷·瓦利·恩迪亚耶先生1994年7月3日至13日访问东帝汶,并且

提出了一份报告,印度尼西亚对该报告深感遗憾,并且拒绝报告的内容。我们认为报告歪曲事实,有偏见,而且甚至不考虑印度尼西亚的意见,原因如下。在这方面我谨告诉委员会,我曾亲自陪同巴克雷·瓦利·恩迪亚耶先生访问该省。双方同意,他的任务是按照人权委员会主席协商一致声明的建议,进一步澄清1991年11月12日的帝力事件。我知道他已经有了了一份由不负责任的消息人士提出的各种指责的清单,声称有所谓的“忍者”行动,帝力事件受伤者在医院里被医生杀害,“mandilant”行为,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强奸妇女和实行酷刑等。他的报告含有先入之见。因此,毫无疑问,特别报告员的行动超出了他的授权范围。然而,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并不削弱我们进一步改善促进和保护人权,继续同联合国机制合作的决心。

此外,已建议在东帝汶帝力设立一个全国人权委员会分支机构,以便更加有效地监督那里的人权状况。该机构不偏不倚的调查和调查结果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

关于1995年1月12日的利基萨事件,两名被控犯有罪行的士兵已经被交审判。审判后,他们分别被判处4年半和4年徒刑。法庭作出的这两个判决显示了印度尼西亚当局维护法律,保护人权,确保此类违反人权的情况不再发生的承诺。

有关印度尼西亚正在增加其驻东帝汶的军队人数,和有关印度尼西亚政策的各种指责,都是弥天大谎。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的理论是:他们来自人民,保护人民,为了人民。应该看到,士兵必须执行指挥官的命令。有些军官参加过美国的国际军事培训方案,该方案强调人道主义法,保护地方居民。军事刑法、士兵的8项义务和7项行为准则都严格适用于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中的所有人。它们包括重视地方人民的需要和尊重妇女。在任何武装部队中,总有少数人不遵守命令;这些人受到严格处理,包括受军事法庭审判和被开除。此外,军事作战指挥部已经解散,由一个一般的地方指挥部所代替。应该强调指出,这个指挥部同印度尼西亚其他省份中的指挥部是一样的。这些部队现在参与执行公民任务,以加快促进该省的发展。

有人故意误导本委员会,给它一种种族紧张已在该省导致某些事件的印象。包考事件与宗教挑衅或种族冲突毫无关系。这是一个来自东帝汶和一个来自苏拉维西的



两个商人的争吵引起的暴力,不幸造成这名东帝汶人的死亡。那位南苏拉威西人后来也被提交刑事法庭审判,被判11年徒刑。

所提到的其他示威活动完全被歪曲。这些示威是由一些一心想要在1994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首脑会议期间,或者在秘书长主持下于1995年1月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和葡萄牙外长间三方对话时引起国际社会注意的分子煽动的。

关于一些请愿者提到的国际法院关于东帝汶的裁决,必须澄清,国际法院并没有就东帝汶自决问题作出裁决。在这方面,国际法院驳回葡萄牙的要求,断定法院无法

“根据是非曲直对葡萄牙的要求作出裁决,不论这些要求所提出的问题和它们所涉及的国际法规则如何重要”

这方面必须强调指出,国际法院仅仅指出,大会一直把东帝汶当作一个非自治领土对待的事实。在其对法庭对该案双方立场的分析中,国际法院因此从来没有象有些请愿者声称的那样肯定过东帝汶人民的自决权利。

必须指出,印度尼西亚-葡萄牙友好协会同葡萄牙-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合作,于1995年4月3日在雅加达举办了一次文化活动,18名来自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的葡萄牙歌唱家、舞蹈家和音乐家参加了这次活动。印葡友好协会主席和葡印友好协会主席参加了这次活动。印葡友好协会主席在讲话中表示了他对东帝汶与印度尼西亚合并的支持。

印度尼西亚对东帝汶省的贡献是人所共知的。这种贡献反映在发展的各个方面的令人难忘的记录中,无论是在农业、医疗保健方面还是建立社会经济基础设施方面。

印度尼西亚政府欢迎访问者到该省亲眼目睹在那里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在过去6个月中,该省愉快地欢迎会议员、各国驻雅加达大使馆的大使和代表以及几名外国记者。印度尼西亚政府还邀请比利时议会议员于1995年9月访问东帝汶。代表欧洲联盟成员国各政治党派的欧洲议会-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计划下月访问东帝汶。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也准备于11月访问东帝汶。

最后,鉴于前面所述,对印度尼西亚所提出的所有指控显然基本上有政治动机的、无事实依据和极度夸张的。因此,我们殷切希望本委员会接受现在的事实:即东帝汶的非殖化进程已经完成,并让其人民为自己及其子孙建立一个更确定的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那些要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我请委员会注意下列大会决定:

“任何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行使答辩权的发言,每一项目以两次为限。

“任何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第一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十分钟为限,第二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五分钟为限。”(第34/401号决定,第9-10段)

我请各位成员在这方面合作。

夸尔廷·桑托斯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我的发言将非常简短。我要就几个已在委员会发言的代表团和请愿者的发言谈一下看法。

首先,有人在本委员会就1974年和1975年在东帝汶发生的事件进行了解释和分析。该问题已在本委员会中进行了多年的全面讨论,因此我不想滥用各成员的耐心。我要指出,我们坚持我们以前说过的话,我还要补充说:不能以管理国任何最终的错误或缺点为借口忽视殖民地人民的权利:这样做将是推翻《宪章》和联合国在非殖化领域的有关决议,这将是可笑的。

其次,我还要提到所谓葡萄牙因1975年8月25日事件而放弃作为东帝汶管理国的地位一事。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随后通过的有关决议已明确承认这种地位。印度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几分钟以前阐述的论点,并没有解释两国外长之间的罗马会晤如何可在1975年11月举行,印度尼西亚在这次会晤中明确承认了这种地位。此外,印度尼西亚又如何于1975年12月30日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赞扬葡萄牙作为管理国而为使东帝汶非殖化进程走上正轨所作的努力?

最后,我谨宣读国际法院的裁决第31段的第二部分,因为我觉得我的印度尼西亚同事刚才对它作了有点错误的解释。

“对两方(澳大利亚和葡萄牙)而言,东帝汶领土仍然是非自治领土,其人民享有自决权利。此外,大会保留给自己就必须看成是非自治的领土作出决定的权利,以实施《宪章》第七章,它把东帝汶看作是这种领土。大会的有关附属机构,迄今一直继续把东帝汶看作是这种领土。此外,安全理事会在其第384(1975)号和389(1979)号决议,明确呼吁‘根据大会第1514(XV)号决议尊重东帝汶的领土完整及其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

斯威里贾亚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无意通过鼓励一场辩论而使本委员会的讨论“丰富多彩”。

对我们来说,申明东帝汶的政治地位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对它的立场是明确的。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已经阐明所谓东帝汶管理国的历史背景。就所谓自治领土而言,东帝汶地方议会的一名代表和领导人及其总督最近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上作了发言。就在昨天,本委员会听取了一位东帝汶请愿者的发言,他是东帝汶首都帝力的摄政者,因此,在听了所有这些东帝汶发言者的发言之后,就很难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即东帝汶人喜欢已经在东帝汶的政府。

主席(以英语发言):由于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我是否可认为委员会决定继续在其下届会议上审议该项目,但要视大会可能在其第五十届会议就其作出的任何指示而定。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委员会就此结束对该项目的审议。

福克兰(马尔维纳斯)问题(A/C.109/2027和Corr.1及A/AC.109/L.1830)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委员会成员,阿根廷代表团表示希望参加特别委员会对该项目的审议。根据惯

例,并且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将请阿根廷代表团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阿根廷外交部长吉多·迪特利亚先生及其代表团成员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听取请愿者的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在第1442次会议上批准的听证的请求,我现在请福克兰群岛立法委员会的埃里克·格罗斯先生和诺马·爱德华夫人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埃里克·戈斯先生和诺马·爱德华兹夫人(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立法委员会)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请戈斯先生发言。

戈斯先生(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立法委员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在特别委员会发言并谈谈委员会面前的这项决议草案。我今天非常荣幸地在这里陈述我在福克兰群岛所代表的人民的观点。正如几年来我的前任在特别委员会所作的发言和陈述的事实一样,由于这个问题的性质,它将重复不止。

首先,让我向委员会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埃里克·米勒·戈斯。我于1941年2月20日生于斯坦利。我的曾祖父雅各布·拿破伦·戈斯于1842年4月10日曾乘坐一艘称为“警报”号的220吨重小船到达福克兰群岛。记载表明,他最早做的工作之一是为政府当监狱看守。

他在斯坦利海滩买了一块地,并用他的石匠技术建造了“玛蒙特街”——一个长形建筑物,分为几个房间,让他儿女的家庭住在分开的住房,在东端有一个公共酒吧。这可能是群岛上的第一家小酒店。酒店的店名是“雄鹰小酒店”,在入口处上方展示着我们家的脊饰,一只张开翅膀的苍鹰。这个建筑物今天还耸立在那里,是斯坦利的主要旅馆之一,被称为厄普兰古斯旅馆。

我是第四代岛民,不过从亚各布登上福克兰群岛到我出生已过去了99年。1964年9月我与雪利·史密斯结婚,她也是第四代岛民。我们的高祖父母都出生在伦敦。我们有两个儿子。他们都与当地姑娘结了婚。我的大儿子是我的孙女伊蒙根·乔伊的父亲,她是第六代岛民。我

决心发言以维护我的家庭以及我们的祖先和子孙后代的权利对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在表明我在那里的根有多深之后,我将继而告诉委员会我的工作和政治生涯。我现在受聘担任一个养羊场经理,养羊场在一个面积为283 000公顷的农场里,有75 000只新西兰罗姆尼杂交羊。这个农场的面积略小于卢森堡的一半——占地442平方英里,而卢森堡为1 000平方英里。它是面积为221平方英里的曼岛的两倍。我在这类农场的管理经验跨越了三分之一个世纪。

我第一次参与当地政治是在1986年4月,当时我在坎普选区的补缺选举中赢得了立法委员会中的一个席位。我任职3年。我又参加下一次选举,但没有成功。我目前的任期始于1993年10月,当时我在坎普选区中又一次赢得了席位。我当选在执行委员会开始我的第一年任期。

今天,我在这里是想赢得委员会的帮助,并请委员会成员仔细考虑非殖化的依据,评估这样一个广泛的概念是否适用于未经自己选择而处于委员会目前在讨论的这种状况的所有人民,委员会在这里开会决定什么对象福克兰群岛人口这样的小社区的前途最有利。

委员会面临的问题不是平衡两个有关国家表达的观点或讨论它们的人口多少问题。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这一载入《联合国宪章》和福克兰群岛宪法的权利。

今年10月,联合国将庆祝其成立50周年。这些年来,联合国已成为一个受到尊重的组织,它在世界所有地区帮助维持和平。今天我来到这里简直就象查理·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奥里佛·特威斯特,手里拿着讨饭碗,希望得到一点正义——即委员会允许我和我的同胞们按我们的愿望生活,按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生活,在我们喜欢的旗帜下生活。

我来到委员会发言,看问题的角度与在我前面发言的来自我的故乡岛屿的同事们略有不同。我不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指责在地理位置上离我们最近的邻国,不过,我当然要提醒委员会1982年4月阿根廷武装部队野蛮地侵犯了我的岛屿故乡。

那时,我是古斯格林农场的经理,这个小小的定居点已写入了我们历史的文献。最近在一次纪念我们解放的感恩活动中,人们注意到自那时以来的13年里,当时被关押在市政厅的114名平民中,有14人已经死亡。我猜想那些年纪较轻的人是入侵造成的紧张创伤的受害者。可能会有些很好的医学理由来反驳这种说法,但我不知道这些理由。

我谨继续谈一谈我的群岛故乡的历史背景。福克兰群岛首先是由约翰·大卫船长于1592年在他的“渴望”号船上发现的,军队制服上的箴言“渴望正义”反映了他的船的名字。我们居住在福克兰群岛的人渴望自决权利,这是我们宪法的基本组成部分。

另一位英国航海家约翰·斯特朗船长于1690年1月26日和29日两次从他的“幸福”号船上登陆。他进入福克兰海湾时,用海军财政大臣福克兰勋爵的名字命名这片水域。1765年1月23日,约翰·麦克布莱德船长把整个群岛称为福克兰群岛。他在桑德斯岛屿建立了第一个真正的定居点。他不知道,同时一个名叫安东尼·路易斯·戴布根维勒的法国人也在路易斯港建立了营地。

在这以后的67年里,许多国家的人来到这个群岛寻求海豹和企鹅油。我们这一段历史笼罩在神秘和神话之中。但是,有记载表明,1831年1月美国的“莱克辛顿”号船长西拉斯·邓肯船长赶走了居住在路易斯港的各国国民,包括世界主义者美国/德国企业家路易斯·弗奈特。

1833年1月3日,英国第二次试图实行殖民化——在一个没有土著居民的国家。我向那些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先驱者们表示敬意。

主席先生,征得你的同意,我谨引述1985年福克兰群岛宪法法令。第2条(解释条款)第(1)段说,“‘福克兰群岛’是指福克兰群岛殖民地”。

宪法第一章,即题为“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法令1号表是这样开头的:

“所有人民都享有自决权,根据这项权利,他们可自由地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以及自由地追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并可在不损害根据互利原

则和国际法进行的国际经济合作产生的义务的前提下自由地处置他们的自然财富和资源；

“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促进和尊重自决权利”。

后一项规定使我毫不怀疑，这个委员会应该修改它面前的决议草案，以满足生活在不同领土上人民的希望和期望。我不明白怎么能够笼统地推行一项僵硬的非殖化政策来适合每一种情况。我认为，应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福克兰群岛。

我必须强调，我们并不象也许有人远自1987年以来就向本委员会错误地暗示过那样谋求独立。我们在这个被普遍赞扬的论坛中作为一个附属领土、在英国国旗下生活并按我们愿意的方式谋生已心满意足。

在这里我要谈一谈独立。毕竟，本委员会的全名是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现在，我想可以公平地说福克兰岛上没有人目前要独立。我们毕竟受到一个强大邻国的威胁。没有人在1982年解放了我们并仍然在那里保护我们的英国军队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保卫自己。

我们大多数人对现状非常满意。我们没有改变福克兰群岛上任何东西的意愿。我们只希望我们的各个邻国允许我们和平地生活，而不要试图为我们决定我们的未来或剥夺我们的自然资源。

有些人把独立看作是一个选择——一个我们可以十分长期地为之致力的选择——但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直至阿根廷放弃对这个群岛的似是而非的要求之时，这一选择应切实地被排除在外。没有安全的独立对任何人都无用。如果本委员会能使阿根廷相信放弃这一过时的要求是符合每一个人——即阿根廷和我们——的利益的话，那有多好，使我们能象同我们的其他邻国智利和乌拉圭完全和平相处、进行贸易那样同我们的最大邻国和平相处。它的这一过时的要求更多地使我们看到了阿根廷的特征和自我形象问题，而不是它接管我们领土的权利。

我呼吁联合国听取我的意见并承认我在我选择的政府领导下选择我所希望的生活方式的权力。我作为立法

委员会的民选成员发言，我是由人民选出为福克兰群岛人民发言的。

我还要进一步呼吁开会讨论非殖化问题的本委员会全体成员接受这一点：福克兰群岛人民不希望同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分离。如果今天我们满足于象我们在1833年开始时那样生活的话，我请本委员会让我们继续以符合我们特征和我们自己选择的方式继续生活。

有人说解决办法可能在于向岛民提供一大笔钱赎买我们的主权。我不知道这一方案对于阿根廷生而有之的权利的价值有什么意义，但是我的确知道我的权利是无价的。我如果出卖的话就是背叛了把我看作是无价之宝的母亲。我不能开始计算我的生而有之的权利值多少钱。而我的当选不是为了把我的选民的生而有之的权利通过谈判拱手让人。

我们高兴地看到民主正在阿根廷形成和演变，但它只有4岁多。对于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吸收了那么多流离失所人员——他们随着时间的过去会在他们新的祖国的思维中有发言权——的国家来说，我认为这是表明一个民族在逐渐成熟。

《圣经》说：

“爱人如己。”（《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19节）

但在我们开始这样做之前，阿根廷必须尊重我们作为邻国存在的权利。

主席先生，我要你今天晚上回家并想想福克兰群岛“那个请愿者”说了些什么。我要你在世界的范围内想想根据《联合国宪章》也有权利的几个民族。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爱德华兹夫人发言。

爱德华兹夫人（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立法院）（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允许我代表福克兰群岛人民向特别委员会请愿。

我的名字是诺马·爱德华兹，我是福克兰群岛行政院和立法院的成员。自从1985年来，在我第一任期间曾中断8个月，因为我改换选区而从该院辞职。

我是第五代福克兰岛民，嫁给一个退役海军军官。我的丈夫和我在西福克兰有一个牧羊场，我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最近从大学毕业，是地质学家，小女儿不久将上大学学习医科。我的两个女儿都希望在福克兰群岛发展她们的事业，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大多如此。他们把福克兰群岛看作一个具有激动人心的未来的充满机会的地方。不象我那一代大多数年轻人那样，他们在1960和1970年代由于阿根廷对英国主权继续存在的威胁而出走。

当然，1982年由于阿根廷入侵该岛和被英国特混舰队击败使这一情况到了严重关头。自从那时以来，我们清理了战争的烂摊子，以及地雷场，并更新了在冲突中被破坏或损坏的基础设施和住房。

今天首都斯坦利是一个干净、照管得很好的小城市，私营企业日益扩大。在斯坦利城外，已经没有不在地主所拥有大型农场。它们已经被重新划分并由拥有者占用和经营。象其他生产羊毛国家一样，我们自从1991年以来一直受到羊毛业萧条之苦，但是福克兰群岛政府以津贴帮助农场渡过这一萧条。然而，现在我们已无需津贴并能再次自立。我们希望羊毛价格将继续上升，农场将继续繁荣。

这是我第二次出席委员会，我觉得令人费解的是，每年我们都要请求允许请愿反对委员会面前的决议草案。这一决议草案的提案者断言那是个稳妥的案文。很难看出稳妥之处在哪里。这一决议草案只提及岛民的“利益”。我们的愿望呢？

有一处提及梅嫩总统在大会49届会议上的讲话，但对这一事实却不置一词：在同一届会议上英国外交秘书坚决驳斥阿根廷对群岛的要求并申明英国政府对英国对于福克兰群岛和南大西洋中其他英国附属国的主权十分清楚。

而最重要的，我注意到这是委员会面前唯一一份没有提到自决权的决议草案。各国人民不论国家大小和人口

多少都享有自决权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石之一，而我们却在这里年复一年地在这个有崇高威望的建筑物中开会讨论各国非殖化，谈论阿根廷要求接管福克兰群岛的殖民地化。

我觉得更令人费解的情况是，今年4月我们收到阿根廷外交部长吉多·迪·特利亚先生在“你们热爱的女王生日”之际向所有福克兰群岛人的致意。肯定这是承认英国对该岛的主权并承认我们效忠于谁。人们会这样想，但是几乎同时特利亚先生又表示要给每个福克兰岛民一大笔钱使他或她放弃主权！我担心我们既不会出卖我们的主权也不会出卖我们生而有之的权利，而且既不要共管、租回也不要涉及阿根廷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政府。

该群岛是在十六世纪由英国人发现的，并在十八世纪为英国人提出了要求——那时在其中一个岛屿上还有支小小的英国卫戍部队驻扎了几年，在主要的东岛上有一个法国居民点——并由英国在十九世纪将其变为殖民地。当时没有土著人口，南美公民在该岛居住的唯一时候是十九世纪初阿根廷成为共和国之前。

英国人在上个世纪从未把阿根廷人从岛上赶走。阿根廷人唯一一次被迫从岛上迁离是1982年英国特遣部队进行的。福克兰群岛人民不愿成为阿根廷的殖民地。

有人告诉我阿根廷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之一。它当然是最大的国家之一。它矿产丰富，牧场辽阔，也应成为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在1982年以前，阿根廷年年受到腐败政府的折磨。现在，阿根廷人已享有民主，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他们应该承认其他民主国家的权利。福克兰群岛享有代议制政府已有150多年了。我们于1845年就成立了立法委员会。我们除外交政策和防御问题同联合王国磋商外实行自治。

除联合王国提供防御费用外，我们在财政上自给自足。我们的儿童都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的人民也得到出色的保健。我们没有任何国家债务，并有一些储备资金。我们的生活水平良好，而且基本上没有失业。

如果我们同与我们接壤的这个庞大国家为邻，而不时受它以最终接管我们家园相威胁，那将多好啊。阿

根廷必须理解,我们不是把英国视为一个压迫人民的殖民国家,而是把它视为一个慈善祖国,它不仅愿意让我们自己站立起来并决定我们自己的未来,而且还愿意在我们需要时提出建议并给予帮助。

有人最近指责我们进行刁难并不允许阿根廷人来探视其在1982年战争中被害亲人的遗骨。让我非常明确地表明,阿根廷亲属过去曾探望过其战争死亡者的遗骨,我不认为我们当中有任何人今后会拒绝亲属们享有这项权利。我们已提出由我们出钱把所有阿根廷死亡者送回家乡,以便使亲属更加容易看望其亲人的墓地。这项提议一直被阿根廷政府拒绝。但是,同我家乡福克斯湾的墓地不同,在达尔文的墓地受到了很好的照顾,自1982年以来,福克斯湾的墓地一直是布雷区,因此我们不能再照顾这些墓地,也不能看视埋在那里的亲人的遗骨。

阿根廷说它将为在福克兰群岛雷区扫雷提供资金,目前我们正在同美国人民联系,希望我们可以设法实现这种可能性。但是,在看了英军炸弹处理队为使我们能够安全地在我们农场上的水泉边给农场定居点抽水而艰苦地在150码长、2码宽的土地上扫雷后,我非常怀疑在我有生之年能否安全地清除福克兰群岛上的雷区。在这300平方米土地上扫雷就用了三个星期的艰苦工作,我们在福克兰群岛上有成千上万英亩的雷区,但是,我们当然极为感谢阿根廷的提议。

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将开始进行第一轮核发采油许可证的工作。我们希望我们大陆架上可能碳氢化合物。阿根廷已扬言要尽全力阻碍石油公司在我们水域工作。在特别委员会最近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友好地邀请我和另一位议员参加的研讨会上,同时与会的阿根廷观察员否认有这种情况,并声称阿根廷和英国最近已就可能存在的碳氢化合物问题达成协议。我的理解是,英国和阿根廷最近进行了会谈,但就我所知,尚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现在时机已到,本委员会早就应该建议阿根廷面对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现实。福克兰群岛居民乐于在福克兰群岛上成为英国公民。自1982年以来,英国政府一直告诉阿根廷,我们的主权是不容谈判的。本委员会应该坚持联合国在其《宪章》中提出的建议,并投票反对这项决议草案,从而维护福克兰群岛居民的自决权利,这样做是正确

和恰当的,因为我们同世界上其他人民一起都有权享有自决权。

主席先生,我是否可以借此机会感谢你和特别委员会允许我们参加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举行的研讨会,并在今天听取我们的陈述。

戈斯先生和爱德华夫人退席。

应主席邀请,里卡多·帕滕森先生在请愿者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帕滕森先生发言。

帕滕森先生(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愿感谢你给机会就联合国必须结束马尔维纳斯群岛沉闷的殖民地局势问题向这个享有盛名的国际论坛请愿。

我的曾祖父母都生于马尔维纳斯,并于1890年搬到阿根廷本土,在圣克鲁斯省的圣胡利安港务农。他们建立了几个牧羊场,一直经营至今。我现在是国民大会圣克鲁斯省人民代表。我愿重申阿根廷社会对全球一体化的渴望及其尊重所有居民生活方式、文化和其他价值观念的不容质疑的传统。

在所有这些年的许多不同时候,我们曾认为目前特别委员会面前的这个问题可以马上得到解决。在这方面,我要首先指出大会第2065(XX)号决议,该决议在1965年承认了马尔维纳斯主权争端的存在,敦促双方解决这个问题。自那时以来有了很大进展,通过了一项又一项有利于阿根廷立场的决议,形成了一套符合我们利益的真正理论。但尽管如此,在解决今天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这是一种确实对我国不公正的现状。

英国政府已表明,它不愿遵守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各项决议是因为它有义务尊重群岛居民的愿望。我要再次指出,马尔维纳斯问题构成了一个不能与其他非自治领土局势等同的非常特别和特殊的非殖民化案例。

执行自决原则不适用于马尔维纳斯。第1514(XV)号决议和《宪章》的基本原则都确立了马尔维纳斯群岛非

殖民化唯一可以接受的基础，《宪章》确立了国家实现领土完整的权利。任何其他办法都会使不可接受的武力占领合法化，从而使殖民主义长期存在。

阿根廷共和国和联合王国应创造条件恢复关于主权争端的双边谈判，以双方共有的利益和目标对双方不共有的利益和目标作出让步，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显然，岛上的居民在要求尊重他们的愿望时，并不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表达的立场不仅与阿根廷的立场冲突，也与大会1985年11月27日作出的表决冲突，这项表决否决了英国提出的关于宣布岛上居民自决权利的提案。

这两个国家在解决主权争端时，如果不考虑到居住在这个领土上的人们的福利、传统和文化特征，那将是不可接受的。承认那些人为地在阿根廷领土上定居的英国人中某些人的自决，对我国也是同样不可接受的。

无疑，联合王国的行动表明它缺乏在解决这个争端方面取得进展的意愿；它的立场是基于岛上居民目前的局势。在这方面，我们否认英国新闻媒介编造的故事，即改变主权就意味着居民将成为阿根廷人。这完全是不真实的。没有任何人要强迫他们改变他们的国籍，不过对希望改变国籍的人会为他们提供便利。只有那些后来在马尔维纳斯领土出生的人才会成为阿根廷人。这已得到证明：在阿根廷领土上居住着许多仍保持其原国籍的英裔居民；其中许多人拥有大型农业或工业企业，他们从未因其身分而受到质问。

同时，我们必须回顾，只是自1983年以来才给予岛上居民联合王国公民的身分。

大不列颠作出的另一个错误解释是，有些家庭已在马尔维纳斯生活了好几代，因而阿根廷提出的法律和历史方面的理由都是无效的。不需要我提醒大家注意，接受时间可以确立一个国家占领外国领土的权利，将是一个危险的先例，他们可以用武力把当地居民赶走后再把自己的国民安置在那里。

我们对岛上的议员断然拒绝同我国政府建立任何联系感到遗憾。这使我们非常难以走向对南大西洋极为重要的全面合作，南大西洋的发展潜力超过了该区域任何其他地方。而联合王国使这变得更加困难，它采取了与国际社会在无数决议中表示的意愿背道而驰的行动，例如它采取了阻碍措施，它在1993年扩大了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岛区域的专属捕鱼区，最近又把该区域扩大到马尔维纳斯群岛周围1400平方公里以外的地方。

在这方面，大不列颠对在有争议的群岛附近海域勘探碳氢化合物矿床发给许可证，这违反了联合国决议。我国当然把所有这些措施都视为严重的外交错误而予以谴责，我们也通过书面形式让整个国际社会知道我们的反对意见。

在我们国家我们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我们已修改了国家宪法，加入了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新条款，确认我们对该群岛的合法主权，并宣布将在尊重当地居民生活方式的情况下收回群岛。

我毫不怀疑，如果联合王国能修正它的僵硬立场，对我们双方将会多么有利、公正和合理；这将符合两国的利益，并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为了每一个人的利益，我们必须通过阿根廷共和国和联合王国之间进行谈判，就这个长期未决争端达成可接受的协议。

请愿者退席。

应主席邀请，亚历山大·贝茨先生在委员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贝茨先生发言。

贝茨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在特别委员会审议它面前的决议草案时在委员会发言。虽然以前我曾在这里发过言，我仍要非常扼要地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叫亚历山大·雅各布·贝茨，1947年出生于马尔维纳斯，在这个殖民地接受小学教育。在1982年6月底以前我一直住在那里。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于1854年定居在该群岛，我两岁的孙女代表着我们家在这个群岛上出生的第六代。

1982年在武装冲突结束后不久我去到阿根廷大陆,从那时以来我一直在阿根廷中部的科多巴省定居。我住在一个大小与斯坦力港很相近的小城里,在过去13年里我完成了中学教育,并在大学学习。从1987年直至今年3月,我履行阿瓜多奥罗市市长总执行秘书的职责,负责当地政府的财政、公共工程、旅游、社会和体育方面的工作。

最近在今年5月的普选中,一个政党提名我为省副总督候选人。因为群岛政府的殖民地结构,当地居民被直接排除在这类提名之外。

1976年,在我离开群岛到大陆定居的六年前,我开始深入研究有关这个领土的主权问题。为了进行研究,我阅读了美国、法国、西班牙、英国和阿根廷历史学家写的著作和论文,因此我对这个问题形成了一种观点,可能在许多方面与今天在这里的来自该殖民地的请愿者的观点都不相同。

因此,我想就这个问题说一些意见,希望将有助于委员会审议这个群岛居民十分关心的问题。回顾直至1983年的生活方式、总的福利以及向群岛社区提供的当地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与我知道的今天该殖民地的情况相比,说过去六、七年来已取得了很大进步,这无疑是正确的,使我感到非常高兴而且感到更安慰的是,听到来自群岛的请愿者谈到他们的前途,真正关心他们的前途,并计划取得更大的进步。这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就在不久以前,岛上居民还不可能有这种态度。

但是,要为进一步投资和加快该殖民地发展做计划,首先就需要解决任何可能存在和可能给这些计划带来阴影的尚未解决的争端。在这问题上,我们确实有一个尚未解决的争端:精确地说,一个主权争端。最近,阿根廷大多数主要城市的公民直接听到了在阿根廷游说的两名岛上居民的意见,他们简短地提到这一问题。就主权问题而言,他们异口同声地朗诵,“我们是岛上居民和英国人,我们对阿根廷在放弃它的主权要求之前提出的任何建议不感兴趣”。

他们还说明,在他们看来,不应该把有争议的历史性问题视为优先于他们的自决权利。

他们所表达的是没有灵活性的一面之辞;他们拒绝在任何情况下双方相互交换他们对中心的主权问题的不同解释的可能性。按照他们的思维逻辑,这一问题已经盖棺论定;他们的权利是不可置疑的。这是毫无助益的。这些态度中没有这一英国殖民地达成特别和创造性安排以解决问题所必须具有的意愿,这些安排将充分考虑到居民的利益,同时又让阿根廷本土和该群岛之间进行合作。这种缺乏接触与时代精神相悖,与阿根廷和大不列颠两国关系中的善意气氛不相符。

世界舆论成功地坚持殖民国放弃它们的海外属地的进程必须被看作是合理的和不可逆转的,这一进程的完成是必然的。对英国来说,这就意味着马尔维纳斯群岛,在该岛问题上接受阿根廷的历史主权要求有一个适当的基础。然而,在目前岛上强硬措辞中,他们的目标是混淆主要目标,用对现在讨论的问题的抽象定义取而代之,不顾国际法基本原则,完全不顾对自决权利和领土完整原则两者关系的有系统的讨论。

众所周知,通过使用武力而造成的局势的非法性,不能根据自决权利加以纠正。在围绕马尔维纳斯问题的特殊的法律和事实情况下,这一权利并不排斥阿根廷正当的领土主权的权利。那么,岛上居民的立场为何强化?鼓励这一态度变化的根本利益何在?我认为,这里的答案确实很简单:维持现状对岛屿上居民的某一群体在经济上有好处。

综上所述,显然,从群岛发言人的观点来看,只能用不让步和单方面的条件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是,马尔维纳斯问题不可能通过不妥协得到解决。对局势作一种不那么感情冲动的分析需要对话,需要坦率地交换意见——这正在该殖民地掌权的少数人坚决反对的。这并不奇怪,因为该群岛立法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文件把阿根廷要求的中心问题说得毫无意义,理由是,这项要求的根据是1811年西班牙撤走它在东福克兰的殖民点时放弃,而由阿根廷继承的那些权利。该文件进一步推理,西班牙的权利来自1493年和1494年教皇的恩赐,根据这些恩赐,西班牙号称统治整个南美洲,葡萄牙占领的地区例外。

在这一问题上,我实在不能苟同我的同胞岛屿居民的意见。任何相信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应该成熟从事的聪明



人都会认识到,必须研究和比较双方提出的各个方面和论点。如果这样做,就能迅速得出结论,阿根廷的要求既不是荒唐的,也不是虚假的,更不是我的同胞群岛居民要我们相信的那样脆弱。

事实上,在法律上,历史上和政治上,马尔维纳斯无疑是阿根廷的;但是,该群岛继续被英国掌握在一种殖民关系中。支持阿根廷主权要求的证据不容置疑。这些要求的根据是国际接受的国家继承的原则,又加上阿根廷政府1820年掌握马尔维纳斯,维持对该群岛的统治,并任命该领土总督的事实。

为了让我们的说法有个连贯性,必须简单地回顾在这一争端爆发前的历史事件。自1764年以来,该群岛先后成为法国、英国、西班牙和阿根廷的殖民地。就法国而言,法国在国际上承认西班牙对该领土有优先统治权,在1767年决定把路易斯港交给西班牙,撤出该群岛。1769年,西班牙发现索德斯岛上有一个英国据点,并迫使它撤走。1771年英国军队重新返回,但是,1774年,英国国王政府再次自愿选择撤走军队,他们再次出现在群岛上是在60年以后。在1774年和1811年之间,西班牙是该群岛的唯一占领国,它的20任总督行使着连续和无争议的统治。

阿根廷对该殖民地的正式占领发生在1820年11月6日,当时联合省政府急于控制其全部领土,派了一艘护卫舰去占领该群岛。可以恰当地认为,这一占领行动是在本国领土管辖范围内采取的一项行政行动。它恢复了对马尔维纳斯行使主权。这一行动在美国、西班牙和英国受到国际报道,没有人反对这一新的国家,即后来称为阿根廷共和国的国家行使这些权利。1823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签署一份特许证,割让该领土上的商业权利,以促进该地殖民化。

1829年6月1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任命了一名马尔维纳斯政治和军事总督,该总督在领土上成功地建立了一个长期定居点。该定居点欣欣向荣,直到1833年1月3日突然被用武力告终,那天翁斯洛船长以大不列颠国王政府的名义采取行动,把阿根廷定居者赶出群岛。从1833年到现在,阿根廷一直不断地正式抗议非法占领该群岛。

我必须强调,上面谈到的阿根廷的占领行动是从1820年起开始的。当时联合王国承认联合省是一个主权国家,

而且在1825年,两国签署了一项《和平友好条约》,英国方面并没有抗议或提及该群岛。

因此,我要简单地谈谈英国的要求和不利于这种要求的现有的英国文件。英国经常说,在他们占领时,该群岛无人居住。然而,英国的记录本身却驳斥了这样的说法。

帕默斯顿勋爵于1834年直截了当地指出,英国接管的权利基于“最初的发现和随后的有效占领”,这是指在此之前半个多世纪的埃格蒙特港定居点。然而,考虑到1910、1928和1946年的备忘录,英国外交事务部1982年指出,英国对首次发现的宣称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并进而坚持认为这“本身从未形成我们宣布对这些岛屿的主权的基础”。当时的英国首相威灵顿公爵在1829年6月写道,“我认为对于我们是否曾拥有过对这些岛屿的主权,根本不清楚”。

1833年之前对发现和占领的宣称的弱点一旦被指出,就需要为英国的要求提出新的依据。考虑到这一点,英国外交大臣弗朗西斯·皮姆于1982年提出,英国的主权不是基于发现和占领,而是基于对自决的规定及自决的原则。要根据规定的原则获得所有权,一个国家就要有效地占领一个领土达一定时间。但这种占领必须是无争议的。英国从1833年至今的原始资料,承认阿根廷对英国夺取和占领的抗议。因此,英国各项记载本身攻破了关于获取规定的说法。

鉴于前面所述一切,大不列颠所拥有的历史证据证明:阿根廷对主权要求的继承是证据确凿的。

是英国怂恿的该岛居民成为自决事业的先锋,他们认为,自决必须先于本委员会或大会可能支持或建议的任何非殖民化进程。岛民代表甚至不考虑大会第1514(XV)号、第2065(XX)号和第3160(XXVIII)号决议。然而,就是这些决议提供了技术和法律条件,这些条件确立了在联合国范畴内就该问题进行的讨论和未来的谈判的框架。大会以多数票表决通过了其第2065(XX)号和第3160(XXVIII)号决议,这些决议明确宣布马尔维纳斯问题为“殖民地局势”(第3160(XXVIII)号决议,序言部分第五段),从而表明必须通过应“铭记居民的利益”(同上,序言部分第三段)而进行的谈判来实现非殖民化。在这些决议中从未提

到过自决权利。需要再次指出,联合王国于1985年11月建议对决议草案A/40/L.19进行修正。两项修正案都直接提到自决权利,但每一项都遭到大会的拒绝。

如果一个国家为使其从另一个国家掠夺的土地合法化而需要做的,只是赶走前面国家的居民,带来自己的殖民者,然后为他们要求自决权利,那么可想象国际社会会出现更严重的混乱。显然,该岛居民及英国政府援引自决,不是把它作为英国对马尔维纳斯所有权的合法性的基础,而是作为允许这些岛屿今后仍然处于英国统治下的政治论据。

同样需要再次指出,岛民们坚决指出,他们不是在寻求独立,也不是想使自己失去同大不列颠的牢固殖民纽带。其主张的强烈性是令人难忘的。同时,这些宣称消除了任何自决的可能性。

这些只是围绕该议题的很多种意见中的几个。我提到它们的目的只是要表明,自决的问题比乍看起来具有更多的争议。

无疑,马尔维纳斯问题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情况。在我们向本委员会发言的有限时间里,实际上无法争取谈到该问题所涉的各个方面,因此我将以以下几点想法结束我的发言。英国过去关于首先发现、首先移民、获取的规定、以及持续和有效的占领的论据,都因岛屿上的目前和未来的状况而相形见绌:一种通过违反几乎所有联合国有关该争端的决议而获得的现状;一种充满对该岛社区许诺的未来;一种要求现状继续保持不变的将来;一种不考虑承认过去的将来。

然而,很久和不久以前的情况,正是今天摆在本委员会面前的决议草案的原因,以及我们作为请愿者到此的原因。因此,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过去的证据是马尔维纳斯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岛民的代表表示他们希望继续和平及在无阿根廷干涉的情况下发展其未来,指出该国应直截了当地承认它在对这些岛屿主权问题上无任何有效或充实的理由。然而,迅速浏览一下上院关于福克兰群岛的辩论就可看出,几名英国议员认为阿根廷是这些岛屿不久将来的重要部分。

一位议员的看法如下:

“必须同阿根廷进行讨论和谈判。福克兰群岛居民承认其地理位置及其对与邻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需要。岛民们需要与阿根廷谈该区域的渔类资源、保护、可能的石油开发以及经济合作等问题”。

另一位议员指出,

“他们(岛上居民)绝不应刺激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良好关系。福克兰群岛居民任何反对阿根廷的言词,尽管因几年以前的冲突所造成的创伤而可为人们理解,但却是极无助益的。比此更好的办法是我们逐渐恢复阿根廷与福克兰群岛之间的关系”。

还有一位议员指出,

“没有阿根廷-福克兰群岛的合作,该区域的渔业和石油业就无法适当发展。这正是阿根廷可以其漫长的海岸线、工业等提供帮助的方面。我们希望一道努力、合作及逐步医治创伤。这条路才是这个最重要区域未来繁荣的所在”。

最后,我要重复英联邦议会协会福克兰群岛分会主席的话,他说,

“我的意见将集中于该群岛与阿根廷共和国之间未来的关系。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与阿根廷的良好关系对该国人民的未来以及该岛居民是很重要的”。

非常明显的是,议会的想法与福克兰群岛立法委员们的意见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模棱两可之处和分歧,一位立法委员甚至指控阿根廷觊觎该群岛。我谨提出敬言:阿根廷的要求不会象一些岛民所希望的那样慢慢被遗忘。阿根廷不是觊觎该群岛,而只是要求纠正一个对其国家领土所犯下毫无理由的侵略行为。英国于1833年所犯下的武力行为,是其建立大英帝国的典型行为,但它并未改变先前存在的有关阿根廷合法主权的法律权利。

岛民应铭记《圣经》中的另一段话：

“祝福那些为了正义而忍受饥渴的人们：他们将丰衣足食。”（马修5:6）

如果我们想到中东，想到为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进行的历史性谈判中的种种困难，如果我们暂时忘记波斯尼亚，我们就会对马尔维纳斯问题感到乐观。我毫不怀疑，可以通过相互尊重的对话解决这个争端，对话应从正确的角度相对仔细和不带偏见地考虑马尔维纳斯主权争端问题。

如果岛民愿意继续成为英国臣民，他们有权利选择这样做，对此谁都不会提出质疑。因此，我毫不怀疑理智将占上风，马尔维纳斯的居民将会同意尽快开始这些谈判。

请愿者退席。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委内瑞拉代表介绍决议草案A/AC.109/L.1830。

罗哈斯先生（委内瑞拉）（以西班牙语发言）：委内瑞拉荣幸地与智利和古巴一起成为载于文件A/AC.109/L.1380中的决议草案的提案国。通过我们的支持，我们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非殖民化事业，并正在帮助为解决阿根廷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间的争端创造有利气氛，我们与两国都有极好的关系。

委内瑞拉还重申，它相信结束马尔维纳斯群岛特殊的殖民局势的唯一办法是以和平方式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希望看到尽快执行第2065（XX）号决议，特别是因为是该决议要求重新开始阿根廷和联合王国间的谈判。

我们对阿根廷外交部长去年在这个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的阿根廷的积极态度表示欢迎。虽然他重申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他也宣布阿根廷政府决心确保完全尊重在该群岛已形成的生活方式，并在阿根廷共和国和群岛居民间建立直接联系。

本着这一信念，并鉴于目前的决议草案并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去年通过的决议，因此，我们希望，为了各方的最佳利益，委员会所有成员通过目前形式的决议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阿根廷外交部长吉多·蒂泰拉先生阁下发言。

蒂泰拉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祝贺你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这证明你的国家致力于非殖民化进程。我谨同样赞扬秘书处工作人员和主席团其他成员为他们的重要工作作出的贡献和努力。

我还愿赞赏爱德华兹夫人、戈斯先生、帕特斯先生和贝兹先生出席会议。

今天我不打算重复我们历史和法律的论点，委员会对此已非常熟悉。阿根廷提出其权利所根据的理由已一次又一次地详细阐明，并通过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大会在其第2065（XX）、3160（XXVIII）、37/9号决议和其他决议中承认阿根廷和联合王国间存在主权争端，并决定应在适当考虑到岛屿居民利益的情况下通过双方之间的谈判予以解决。这个委员会和大会一再呼吁两国就主权问题重新开始谈判，并声明，以这种方式和平解决争端是使马尔维纳斯群岛非殖民化的途径。

委员会和大会的声明都指出，马尔维纳斯问题是一个特殊和特别的问题，应根据包括双方进行谈判在内的《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第1514（XV）号决议予以解决。该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指出：

“任何旨在部分或全面破坏一个国家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企图都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第1514（XV）号决议）

自决权利并不适用于该群岛居民，大会在1985年11月27日的表决中重申这一点。相反的说法就是承认原先非法的法令是有效的，因为只是时间的推移并不能使占领国或其安置在一个外国领土上的用武力取代当地居民的臣民拥有权利。自1833年以来，就不允许阿根廷人自由地移民该群岛或在那里拥有土地，这就加强了群岛居民对大陆的孤立主义态度。

阿根廷认为，建立群岛和大陆之间的沟通有助于传播整个区域居民间的理解，有助于发展他们各自的经济，对大家都有利。把马尔维纳斯问题纳入阿根廷的新宪法就证明了我们的决心。《宪法》中说，阿根廷收复这些领土，

并对这些领土实行充分主权,根据国际法并尊重居民的生活方式。宣布这是阿根廷人民永久的和不可逆转的目标,我认为这明确地强调了阿根廷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的事实。唯一的威胁来自用来讨论这样一个复杂问题的论点和分析。

联合国阿根廷每天都在增加和扩大它们的双边关系。现在阿根廷是联合国在拉丁美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我国建立联合企业和增加英国投资是未来的好兆头,在政治舞台上,两国的立场一致。我们在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有着共同目标。我们两国的武装部队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或甚至在海湾战争这样特殊情况下密切合作。这些例子说明,阿根廷和联合国在建立稳定的世界秩序中表现为真正的盟国。

关于南大西洋问题,我们要进行切实可行的、注重结果的对话的愿望是很明显的。在主权争端没有解决之前,我们没有采取不希望有合作的立场。我们甚至希望在解决基本问题之前进行合作。这表明我们有很大的灵活性。

关于捕鱼问题,保护资源联合委员会继续其信息交流工作,并例如促成连续第二年为保护目的禁止捕捉鱿鱼,以便维持合理地利用该资源。

本着同样的积极态度,我们已开始考虑在碳氢化合物资源领域进行合作。这个问题涉及的方面比捕鱼更复杂,因为所涉资源是不可再生的,正是由于这种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质,我们从这样一种前提出发,即只有以合作为基础才可能在勘探和利用该资源方面取得进展。

在有争议地区单方面开发非再生资源违反国际法准则和原则,国际法准则和原则确定当一个领土的归属纠纷尚未解决时,有义务不要处置该领土的非再生资源,这是国际社会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一具体案例上的解释,这反映在大会第31/49号决议中。

为了这些原因,并在没有令人满意的双边协议的情况下,阿根廷不会同意片面开发它认为是它自己的资源。英国政府、国际社会和国际石油工业熟悉我们的立场,这一立场没有改变。真正的合作将对人人有利并将加强信任。单边主义不仅导致立场僵化,而且使潜在投资者在法律和财政上不安全。

尤其在军事领域,我们在建立相互信任措施方面取得了一些逐渐但却是稳步的进展。我们在审议关于我们主动负责清除阿根廷武装部队在1982年冲突中埋设的地雷的具体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在这方面我们正得到美国政府的宝贵帮助,我们相信这一主动行动不久将产生具体效果,而这是和国际社会目前正在作出的解决地雷祸害的不断努力的精神是一致的。我感谢诺尔马·爱德华兹关于承认阿根廷正在作出重大努力解决一个我们自己造成的问题时所说话,——我们完全承认对此负责。

然而,我们还想将一些事实记录在案,在我们看来这些阻碍了我们谋求冲突的公正和持久解决。

首先,尽管在若干大会决议中和本委员会中所作的建议,仍然没有处理主权这个纠纷中的主要问题。

第二,我想提及联合国采取的若干违反联合国大会第31/49号决议的文字和精神的管辖措施,该决议

“要求双方在该岛正在进行(大会第2065(XX)和3160(XXVII)号决议)所建议的进程时,不要作出可能意味着片面改变局势的决定”(第31/49号决议第4段)。

我具体想到的是1993年关于在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周围捕鱼的管理措施,我们认为这一措施同《保护南极洲海洋生物资源公约》的规定是不相容的。单方面将其所谓管辖扩大到过去没有争议的南大西洋地区以及没有每年审查在这些群岛西面禁止捕鱼制度的任何意愿是违反1990年11月28日的共同宣言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有这些措施都为阿根廷坚决拒绝,这反映在本组织的正式文件中。

曾经提及我国重视这些岛屿的居民。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和作为英国政治传统的继承者所应受到的赞赏使我要用英语对他们讲话。

(以英语发言)

我刚才说过,在一些领域中,联合王国、群岛和阿根廷的合作正在取得进展。捕鱼业是个明显的例子,但不是唯一的。

另一方面,在关于使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实质性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如故:主权问题。我们双方都知道双方都不会放弃各自的要求,迄今我们一直按几年前杜撰的一句话办:“我们同意保留分歧”。这很符合英国传统。

然而,这一分歧没有、也不应妨碍有关各方应该发展的对话——如果我们要解决主权问题的话。

英国议会传统和宪法安排的某些方面一直是全世界发展民主的基础。阿根廷人知道这点,他们也钦佩英国文化的这些成就。

大家都知道,阿根廷是一个许多民族为自己及其儿女缔造未来的国家。我们习惯于同具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共同生活。例如,阿拉伯和犹太背景的民族已在我国一起生活了一百多年。今天,我们还在不断从远自俄罗斯、韩国和乌克兰等地接受新的移民。

此外,许多阿根廷人的祖先从联合王国移民而来,不少人从马尔维纳斯向阿根廷大陆移居,阿根廷请愿者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任何访问我国的人会立即看到英国文化传统对我们社会的影响比英国移民实际人数所能产生的影响要更为深刻。

阿根廷的法律和宪法保证维护在我国定居的许多移民的文化传统。法律和宪法允许整个社区保留其文化传统:这里只提及威尔士定居者和德国农民,他们取得了繁荣,同时也保留了使他们在阿根廷和外国与众不同的共同特征。双语学校在维护阿根廷社会这一特点中起决定性作用。

此外,我国宪法规定各省可根据其自身需要和传统颁布宪法和法律。省法院和司法部门保证各省人民控制其本省法律的执行。

阿根廷是一个自由与民主的国家。作为这样的国家,它对入境不加限制,最多要求具有签证,而这不会因任何理由歧视任何人,更不会歧视任何民族。阿根廷历来欢迎、今后还将永远欢迎岛民。我们感到有许多东西可以同他们分享。我们尊重他们和他们忠于其英国传统和体制的感情。

我注意到一些请愿者对我在女王生日之际发出的致意信函感到惊讶。由于我们互不交谈,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相互发出的信函不能得到完全理解。我来这里原因之一就是至少每年一次可以看一看我在通常情况下看不到的两位请愿者,而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这样说了之后还要补充说,主权问题仍是一个需要富有想象力的解决办法的复杂问题。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已能克服比我们在南大西洋所面临的更大的障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经常被提及作为范例。阿兰和芬兰人民也设法达成了一项对所有各方都满意的协定。

的确,应进一步考虑阿根廷人和英国人民对主权的不同解释。我们把主权同土地联系在一起,而他们强调人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政治文化。毫无疑问,这里在整个辩论的实质中有一个问题,但是让我表示真诚相信只要我们至少准备文明地讨论这一议题,岛民、英国人和阿根廷人很可能将站得更高以克服解决的障碍。

(以西班牙语发言)

阿根廷发生了演变。它同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一起成长了。作为这一新环境中的角色,我们也已认识过去的错误,按照国际法和我国宪法承诺完全和平解决这一纠纷。

我们对岛民的态度也有变化。我谨在此向他们重申我们准备在相互尊重的范围内进行非排它性的对话,这是尊重法治和基本自由的公民之间的对话。

在世界各地的其他人,虽然他们往往并不具有同样的价值观念或承认一个共同的历史,但已找到了正确使用民主的道路,以解决似乎不能达成解决协议的冲突。

我盼望委员会支持已经提出的决议草案,我要向我们拉丁美洲——古巴、智利和委内瑞拉——的兄弟们特别致敬,他们提出这一草案使我们感到荣幸。

罗德里格斯·帕里利亚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赞赏并赞扬特别委员会为分析和监测马尔维纳斯问题所作的贡献。古巴共和国政府已经在特别委

委会和其他有关国际论坛明确阐明和坚持对马尔维纳斯问题的立场。

我国代表团愿再次对阿根廷有关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合法要求表示完全支持。古巴认为,阿根廷对该领土的主权是不容置疑的。我们表示希望通过双方之间对话与合作解决这个争端。我国代表团认为,阿根廷政府已明确表示这种意愿。我们特别忆及,阿根廷外交部长在1994年届会上说,他的政府愿意建立桥梁,而且无论如何要充分尊重岛上居民的生活方式。外交部长今天又重申了这一立场。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包括我已经解释的理由,促使古巴成了委员会面前这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希望这样做有助于使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踏上谅解和达成协议的道路。

拉腊因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国代表团愿对阿根廷外交部长吉多·迪特利亚先生今天光临表示欢迎,我们感谢他几分钟前所作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愿对委内瑞拉代表在介绍决议草案时所说的话表示赞成,我们也有幸成为提案国,我们希望决议草案目前文本获得通过。

萨马纳先生(巴布亚新几内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对阿根廷外交部长的光临表示感谢,他的光临促进了委员会的工作并丰富了对我们面前这个问题的辩论。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向重视并支持委员会的协商一致和联合国关于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问题的各项决议。同样,巴布亚新几内亚一直提出了决议草案忽略岛上居民自决权的问题。巴布亚新几内亚认为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第六代居民的自决权是委员会理应审议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曾在稍早阶段提出一项修正案,承认岛上居民拥有自己选择的政府并选择其政治未来的愿望。

在考虑了委员会面前的问题后,我们提出了一项关于承认岛上居民选择其自己政治未来的权利的修正案,供委员会审议。我们已向决议草案提案国古巴、智利和委内瑞拉代表团散发了这项草案,并已收到它们的答复。

在非正式磋商中已达成协议,即巴布亚新几内亚提议的修正案以自决问题形式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因素。

因此,巴布亚新几内亚不愿在稍后日期,也许在委员会下届会议之前讨论这项提议的修正案。因此,巴布亚新几内亚愿本着同有关各方和睦与合作的精神表示,我们将在明年同委员会其他代表团合作提出这项修正案,以便考虑到岛上居民实现其自决权的愿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的宽宏大量。

由于没有人要求就这个项目发言了,委员会现在对决议草案A/AC.109/L.1830采取行动。我是否可以认为,委员会准备不经表决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A/AC.109/L.1830获得通过(A/AC.109/2033)。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愿解释其立场的代表发言。

杜林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我要阐明塞拉利昂代表团的一贯立场。

我们赞扬阿根廷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为谋求以和平手段解决这个问题所作的各项努力,但我们十分重视该群岛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同过去一样,我们认为,决议草案应该适当提及岛上居民自决这个重要和相关的问題。

汗-卡明斯女士(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英语发言):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今年再一次加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关于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决议。但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认为,该项决议的内容本来可以更加平衡,应该提到普遍承认的自决权利,这项权利应该适用于一个非自治领土的人民。

在国际消除殖民主义十年即将结束之际,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注意到阿根廷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两国政府的双边关系有了进展,并且希望这种有利的气氛最终能够促进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

下午1时10分散会